

說小篇長情抒

曲娘乳

著且予



行印店書央中海上

著 且 子

曲 娘 乳

說小篇長會社

行 印 屋 書 象 萬 海 上



滿意。再說小寶寶嚙乳的時候咕唧咕唧，兩隻小眼眨溜溜的望着，不用提，自然也是十分滿意了。

乳娘還有一重優點，就是她還會唱歌，當晚間人靜的時節，她那曼妙宛轉的歌聲，不但使小寶寶易於入睡，同時還使翠華聽得癡呆，翠華的丈夫也每每爲之神往。

「翠華，你聽這歌聲，不是沒有受過訓練的人所能唱出來的。」這是乳媽上工的第四晚，翠華的丈夫向翠華說的話。

翠華嫁後第一件得意的事，便是發現自己的丈夫，的確是一個可愛的人。第二件得意的事，便是嫁後不到兩年，就生了一個小寶寶。第三件得意的事，便是找著了一個滿意的乳娘。這個乳娘，是他們共同商議登報找來的。爲了找尋乳娘的條件，他們費了一晚的工夫。結果報上登載出來的是：

招 請 乳 娘

須年青體強，面貌清秀，爲人謹慎，略識文字，乳水充足，月薪三十元，介紹所不要，最好能說普通話，合則請至某處接洽。

從這報上登載的條件看，是不容易找尋到的。看的人如此說，就是翠華和她的丈夫也是如此說，不想竟被他們找着了。乳娘進門的第一天，因爲她的體強，清潔，謹慎的樣子，翠華覺得很滿意。又因爲她年青，貌美，識字，能說普通話，翠華的丈夫也是十分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她不像一個下等人，從她的言語行動中都可以看出來，可是我問一問她的身世，她却總是含糊其詞的不肯直說。」翠華回了她丈夫的話，一面便上樓去看她的小寶寶。丈夫呢，點了一枝煙，對着悠悠的吸着，便什麼事也不想做了。

他回想，這四天以來的生活，好像是變了一個樣子。在以前，晚間的生活是很恬靜的。在這恬靜的生活中，自己也還可以寫點小詩，做做筆記，或者是看看書，心裏完全不起一點波瀾。然而自從乳娘來了之後就不對了。因爲孩子的早睡，口中哼出催眠的歌聲，歌聲傳到自己的耳中，事便做不下去，做詩呀，做筆記呀，看書呀，也完全沒有心思去做，只好拿一枝煙出來，對燈去想著。究竟想了一些什麼。自己也不

知道。

翠華的丈夫姓陳，名叫祺昌，一個時下的大學文科畢業生。他有父親和一個後母，沒有兄弟姊妹，父親業商，手頭上很有幾個錢。祺昌畢業時，父親就向他說：「你第一件事是大學畢業，第二件事就是與翠華結婚，第三件事才是就業。」在祺昌父親腦中所想的就業，不是什麼飛黃騰達，也不是爲社會服務，只是消磨時光，拿幾個錢補貼家用而已。所以在祺昌結婚的時候，他父親就替他找了房子，另立門庭。又撥了大宗款項，來做他們新家庭的日用。

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中，像祺昌這樣的人，總算是很有幸福的，而他的幸福却又接連的來。像翠華對他的愛，小寶寶的降生，以及所要求的乳娘之獲得，都是在他幸福史中可記載的事蹟。不想在這些事蹟之外，又加上一個乳娘的歌聲，將他的恬靜的心弄得甯靜起來了。他從她的歌聲中肯定了她曾受過訓練，肯定了她不是下等人，並肯定了 she 以往的生活，確有研究之必要，心頭的波瀾就不得不擴大起來了。

他首先要知道的，便是乳娘的身世，究竟如何，但他又不好直接的問，只好在翠華口中探聽。可是翠華也不知道清楚，在第五天定工的時節，翠華便叫乳娘的丈夫來訂約。

乳娘說：「少奶奶在報上登的不是要識字的麼？契約我自己會寫的，只要您給起個稿子就行。如果要保人，我倒可以找一個，丈夫是用不着的。」她很委婉的說着。翠華可真有一些奇異了。她看見人家乳娘僱傭契約，全是由丈夫簽字，她竟說出「丈夫是用不着的。」

「丈夫用不着？」翠華驚奇的問她。

她笑着說：「我自然有我的自由，總不能由他要我怎樣我就怎樣。我忠心在您處照顧小寶寶，這是我自己的責任，與他不相干。倘使我不忠心，他簽了字也沒有用，是嗎？」

她仍在笑着，翠華竟說不出一句話。

「我是看了報紙來的，來的時候，我就知道這裏東家決不是平常的東家。既不要介紹所，又要識字，又要會說普通話，所以我就來了。少奶奶，您看我的乳水怎樣呢？」

「乳水自然是很好。」翠華隨便的回答她。

「這也就是做乳娘的保證了。至於我手脚穩不穩，我是可以找個保人的。」

翠華被她這麼一說，覺得實在沒有什麼話可以反駁她。要是說她有錯，可是也找不出錯。要說她的話很對，聽起來又好像不順耳。想來想去，只覺得她不

大像個乳娘。

可是，那白而且厚的乳水，足證她是個好乳娘。那甜密的歌聲，送寶寶入睡，又足證她確有帶孩子的經驗。至於孩子睡了就洗滌，孩子醒了就說笑。早晨夜間到她房裏去，覺得沒有一件東西不是安置的井井有條，牀鋪衣服，也都是潔白齊整。

「這樣的人，確是不可多得。」翠華這樣想着。「我總不能爲了她沒有丈夫來簽字就不用她，誤了我自己的孩子！」這層意思在翠華腦中牢牢的刻着。晚間，她把這層意思告訴祺昌。

祺昌說：「我早知道她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！」

「不平常又怎樣？」翠華懷疑的望着他。

祺昌望了她一眼，又想了一刻，便慢慢地說道：「我們要的是乳水，不是她的丈夫呀！」

「原是呀！我也這樣的想着。我們不能因爲她丈夫不來簽字，就不用她，誤了自己的孩子。」

祺昌道：「你剛纔告訴我，忠心照顧寶寶是她自己的責任，與丈夫不相干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她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咧！」

翠華道：「契約就讓她自己簽，好嗎？」

祺昌道：「她自己簽？那還要簽什麼契約呢！我

以爲我們索興打破成規，還是口頭契約就算了罷！」

翠華沒有說什麼，乳娘也就在他們家中過下去。

二

這件事要是把它看作平淡，也就很平淡。倘使要把它看作驚奇，也可以很驚奇。這個乳娘可以是個危險的人，也可以是個忠心的人。在祺昌的心思，是無論如何，要將她留在家裏照料小寶寶的。有了她，自己的夫人顏色是可以保存的，因爲他相信餵乳是最傷母親血氣的。有了她，自己的夫人，晚間白天全可以抽出閒空來裝飾，穿了新衣也不會弄髒，而且隨時可以陪着自己出去看電影。在翠華，更是頗乳娘不要去，自己的乳水，已經漸就消滅，倘使她一去，孩子一吵，簡直就不能應付。況且，再換一個合式的，那就比什麼都難了。

兩個人處的是這樣的心思，乳娘的位置當然是非常穩固的。因爲地位的穩固，便趕走了燒飯的娘姨。因爲地位的穩固，翠華答應她如果再僱娘姨的話，決不要她和乳娘一道在亭子間睡，叫她睡在樓下。結果，亭子間變爲乳娘和小寶寶專用的房，那房的清潔齊整，就連祺昌和翠華看着也羨慕不置。

房間的可愛不可愛，原不是在家具的質料，樣式

，是在它們擺的適宜，拭的清潔。尤其是在家庭中，清潔整齊，簡直是第一要義。譬如一個紅木的妝臺，那面鏡子上竟有油漬，或是女人的頭髮貼在上面。再加上一些什麼頭油，香粉，胭脂，指甲油，零亂的放着，有的瓶蓋還沒有蓋，有的盒蓋還靠在盒子的邊傍，這樣，任憑你的家具怎樣貴重，用品怎樣考究，也不會引起人之快感的。翠華就是這樣一種人，她懶於收拾房內的一切。初夏的時候，冬大衣還在衣鈎上，冬天，夏衣還在箱內零亂的放着。一張小圓桌上雜七雜八的東西，幾乎堆滿了一桌。中間的一個小花瓶，不但不但有花，那污水仍在瓶中存留着。尤其差的就是她那一張牀，大概沒有一天，牀上沒有衣服。

起初，祺昌看不慣，也有時收拾收拾。後來，他也沒有耐心來做這些事了。他起身以後，就到盥洗室，出了盥洗室就到客堂。客堂裏東西倒是很簡單的，隨便收拾一下就看得過，而且在他們夫婦未起身時，燒飯的媳婦總會整理一過，因為客堂還可坐，結果，夫婦倆成天就在客堂裏，睡房的整齊，便更難顧到了。

再看亭子間，就與客堂和前樓全然不同了。只要人從它門口望一望，立刻得著清潔整齊，明亮無塵的印象。雪白的牆映着雪白的被單。雪白的被單映着雪

白的桌布。桌上有一個透明的小花瓶，瓶中放了一枝小紅花。白色的小鐵床，靠白牆放着，牆上懸了一幀笑容可掬的寶寶照像。牀頭一個小几，几上還有一隻小鐘。房裏雖然沒有幾樣家具，却無一不是安置適宜，清潔明亮的，就是電燈玻璃窗，在這間房裏都和他房裏是不同。在晚間，溫柔的光線射到明亮的玻璃窗上，那淺綠的窗簾深垂着，再加上一曲曼妙的歌聲，真是令見着的人爲之心醉。

祺昌的這個家，簡直好像是兩個家。一個家是祺昌夫婦的，零亂污濁得很。一個家是乳娘的，清潔明亮得很。祺昌家中只有一盞明亮的電燈，那便在亭子間中，也只是一面明亮的窗，也是在亭子間中。自己不講求清潔整齊，却愛他人清潔整齊。祺昌夫婦就是如此。所以每晚祺昌上樓的時節，總得向亭子間望一次，他心裏覺得舒服，每晨盥洗之後下樓，也得向亭子間望一次，心裏覺得更快慰。因為早晨看的時候，定然會遇着乳娘，乳娘必定對他微笑一次，就回臉向着寶寶，好像是怕羞，又好像是不怕羞。祺昌在這時候必定趕緊下樓，用力的吸着烟，一面遐想着：「寶

寶何幸，能得此理想的奶媽呢！」

這好像是他的功課，他每日做着，在以前，他早晨常常出門的，或是去看爸爸，或是去看朋友。如今

，他不大出去了。他向翠華說，看朋友沒有意思，看爸爸呢？因為有個晚娘在座，便有些不自然。

爲什麼他不願意出門？因為他覺得早晨是寶貴的時間，在這寶貴時間裏，他有與乳娘見面的機會。在下午，寶寶要睡覺，寶寶睡覺，乳娘便在房內不出來了。晚間寶寶也睡得早，有時翠華還約他出去看電影，和乳娘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。

祺昌不去看他的爸爸，在祺昌並沒有覺得什麼，可是他的爸爸却注意到了。他爸爸的注意，也不是他爸爸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祺昌的後母常常的提醒他說：「你的大少爺爲什麼好久不來看你呢？別是他們小夫妻吵了嘴罷！」

「吵嘴」的確是祺昌父親所最注意的事。雖然是祺昌和翠華並沒有吵過。可是他最不喜歡見媳間有吵嘴的事。祺昌的母親在日，他就最忌和她吵嘴，在祺昌母親去世，他續絃之後，也竭力避免吵嘴，他以其爲吵嘴是家庭衰敗的先聲；他要制止它。他派一個用人去送一樣菜給他兒媳，表面是送菜，暗地裏却是打探他們的情形。

在用人打探之後的第二天，祺昌的父親就把祺昌叫了去。進門的第一句話便是：「你最近是不是僱了一個乳娘？」

「是呀！我們是登報招來的。」

「你也曾叫她的丈夫來簽過契約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祺昌非常奇怪的回答，他萬想不到爸爸會問出這句話。

「爸爸以爲一定要她的丈夫簽契約嗎？」

「當然這是你們的事。不過我覺得沒有她丈夫來簽約，還是不要用她！」

父親說着，向他的兒子凝神看着，似乎有許多話而又不好說的樣子。這真使祺昌懷疑了。他趕緊的說：「她的乳水並不差，這是經媳婦仔細注意過的。」

「乳水自然是第一，不過乳水好的人，社會上不止是她一個，做乳娘沒有丈夫簽約，社會上也許只有她一個。」

這更使祺昌懷疑了。他想，爲什麼她丈夫不來？別是她沒有丈夫，也許是和丈夫吵了嘴，爲了一時之氣逃出來的，日後就會溜掉。他癡呆呆的想着，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，來回答他的父親。

父親的態度却轉安閒了。他慢慢的從懷中取出一枝煙吸着。接着說：「當然這是你們的事，用不用還是在於你們自己！」他說完話，隨便的笑了一聲便走出去。這裏丟下了祺昌滿腹的疑心。

當晚，祺昌在家裏想到爸爸的一番話，想來想去

也得不著一個適當的解釋。他把這事告訴了翠華。翠華也楞了好半天。

照翠華的解釋，這完全不是出於爸爸的意思，這全是後母挑撥出來的。

二

當晚入睡的時候，翠華兀自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白天祺昌告訴她的一番話，所給予她的刺激太多了些。她想當時就在祺昌面前斷定了是後母的主意，爸爸是不會想到這些的。

「爸爸究竟會不會想到這些！」她這樣的自問着，「尋花問柳」四個字便走入她的腦內了。爸爸是怕媽吵嘴的，爲什麼怕？

她聯想到爸爸一定是當在外面的。媽知道了當然不高興，不高興就得尋着他吵，他因爲自己有短處，所以就怕吵了。

「女人是不會向男人吵嘴的，除非男人在外拈花惹草。」這是翠華一層牢不可破的意見。她把男人看作比自己高的一個人，女人在男人面前，什麼事都可以相讓，惟有這一件不可相讓。

翠華既是斷定了夫婦吵嘴的原因，又斷定了爸爸不敢和媽吵嘴也在這一點，她的思想越來越奔放了。

她竟疑心到乳娘也許是爸爸的野草聞花中之一。她爸爸爲什麼緣故這樣注意到乳娘？爲什麼注意到她丈夫不來簽約的事？做乳娘爲什麼不要丈夫來簽約？決不是她沒有丈夫，即使沒有丈夫，也好叫另外一個人假冒是她丈夫來簽約的，她現在一口回絕，不是她沒有丈夫，乃是她丈夫不好進我家的門。

乳娘絕不是一個窮苦的下等人，看她的舉止行動，語言裝飾是全然不像的。她丈夫爲什麼不能進我們的門？

翠華的思想真是奔放極了。不但是奔放，而且是非常危險，她把乳娘看作是祺昌父親所丟棄的情婦。果真如此，那前途是不堪設想的，這不僅是於他們夫婦不好，對於寶寶就更壞，也許乳娘因爲被棄就挾着一腔氣憤，對寶寶來報復呢？

她一面糊裏糊塗的想，那真是像做夢的一般，忍不住便把祺昌推醒了。

「什麼事？」祺昌迷迷糊糊地問。

她陡然地清醒了一些，暗想：「這怎麼能向他說呢？」「不談罷，兒子是不應該說父親這些話的。」祺昌晚間的言語，仍在她腦中縈迴着，她不敢明說，只含糊的應道：「沒有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？你，怎麼到這時候還沒有睡着？」

祺昌一伸手，便把牀頭的電燈開了。一面說：「睡罷！想什麼呢？」他用手撫摩着她，像一個慈母撫摩着她的愛兒。

翠華的胆子便大了許多。她問：「爸爸這兩年是

「這又有什麼不好說的！」

「不，還有呢。外面的女人像誰，那知活像我們的乳娘。」

不是不大在外面玩耍呢？」

「你怎麼惦念着這件事！」祺昌很奇怪的說，他的睡魔已完全趕跑了。

翠華發出一串輕笑。她雖然變換一個方法說出了自己的心思，心裏仍舊有些胆怯，她要用笑來遮蓋它。但是她遮蓋不了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不過是隨便的問。」

祺昌說：「你這不是一個夢！」

「隨便的問，你的話不真實。這樣深更半夜，你不睡而記着這件事，那決不是隨便的。」

「真的是一個夢。」

「這是你的一團疑心。」

「誰沒有睡覺？」翠華反詰着他。「不過這兩天身體不大好，睡下來老是迷迷糊糊，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，而且身上時常的有熱蒸發出來。尤其不好的就是時常做夢。」

「做夢？」祺昌笑着問她。

翠華被他點明，反把笑容收了，無奈的望着他。他說：「如果是一個夢，你把我推醒之後，就會直接將夢境告訴我的，不會問我：爸爸這兩年是不是不大在外面玩耍。這是一句何等清醒的話，不會在零亂夢境之後說出來的。」

「是呀！做夢呀！我夢見爸爸和我現在的這個媽吵的很厲害。」

翠華如今被他說破，臉上只覺有一陣熱噴上來。她既不能說對，又不能說不對，在這惱羞的當中，她只好索性將身背轉過去，說：「你不相信我的話，那還說什麼？」

「爲什麼吵？」

她背轉身之後，只有這麼一句話。祺昌却也想着一日間的話了。他以為丈夫簽約的事，爸爸爲什麼注意呢？恰巧她丈夫未來簽約，爸爸就會問到，世間不會

「那原因我真不能告訴你。」

還說什麼？」

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她背轉身之後，只有這麼一句話。祺昌却也想着一日間的話了。他以為丈夫簽約的事，爸爸爲什麼注意呢？恰巧她丈夫未來簽約，爸爸就會問到，世間不會

昌，她的臉僵着他說：「因爲爸爸在外面尋花問柳呀

呢？恰巧她丈夫未來簽約，爸爸就會問到，世間不會

有這麼巧的事。其實，世間的事，像這樣的正多着。僱乳娘都得要丈夫簽約，這是一件事實。正如我們早午晚吃飯是一樣的。我們見着人，常問你吃過飯沒有？我們一點也不覺得希奇，回答也是很隨便。簽約，也正和吃飯差不多，也不應希奇。無如這位乳娘的一切，較其他乳娘別緻一些，恰遇着她反對丈夫簽約，再加翠華今夜的幾句，倒不得不令祺昌疑心了。

他自語的說：「爸爸，這幾年無論如何是比以前好。可是我又怎麼能知道得清楚，媽也死了，我也不常在家！」

他猛然的覺悟了。他把翠華扳轉了身。「我明白，你別是疑心爸爸認識我們這個乳娘？」

「我不敢這麼想！」翠華冷冷地答着。

「那是很容易試出來的，把她送給爸爸看一看，就會知道的。」祺昌很快的說。

翠華道：「沒有那麼容易罷？」

「一定行，你一面聽他們說話，一面看他們臉色，那是決瞞不掉的，那是決瞞不掉的。」

翠華默然的想了一刻，便向祺昌說：「睡罷，時光已經不早咧！」

次日，生活仍舊是那麼過着，可是他們夫妻心裏，就像沒有往常愉悅。他們認作這是他們的一個難題，這難題正橫互在他們的心間。他們看見了乳娘，好像她是一個可疑的人物。

在吃午飯的時候，夫婦對坐着，沒有說一句話。祺昌想着今天上午的一切，實在太有一點反常了。爲了爸爸的一句話，爲什麼起這樣大的疑心？而疑心的結果，是自己心中的不舒暢，與乳娘毫不相干，這是何苦來？他立刻在飯桌上很老實的向翠華說：「我們這樣太沉悶了，下午看電影去吧。」

這句話倒很能提起翠華的興趣。她說：「你注意到這兩天電影廣告嗎？什麼趙雲卿嫁趙雲卿，趙雲卿救趙雲卿，趙雲卿審趙雲卿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我們就去看那一部電影好了。」

他們吃過了飯，收拾收拾，一同到了電影院。這個電影的名字叫做「玉連環」。通篇的故事並沒有引起祺昌注意，只有後面的一段，他看了却大感興趣。

後面的一段是描寫未婚妻冒充未婚夫之名做了官，來替未婚夫昭雪一段冤曲。這未婚夫本是個好人，因爲他單身住在一個寡婦所開的客店裏，就被這寡婦誣賴他，硬說他害死她的丈夫。實際上她的丈夫是被她和她的姦夫害死的。



爲探求這一段冤情。這未婚妻就實行微服私訪，走進了這寡婦的客店。因爲這寡婦的多情，便走進了寡婦的臥室。因爲進了臥室，便於無意中得着了姦夫所遺留的一把扇子。因爲有了這把扇子，於是案情方始大白。

案情不自是無法結婚的。所以「大白」確是劇中一個轉捩點。是很能引人入勝的。祺昌和翠華都很注意。

祺昌道：「如果寡婦不是多情，這案情是始終不能明白的。」

翠華道：「你看這客店裏，間間房都不乾淨，只有她那間臥室，的確是很齊整的。像這樣好的客人，自然要好的房間了。」

她說着話便又去注意劇情的發展。可是：「只有她那一間臥室，的確是很齊整的」一句話竄入祺昌的耳中，祺昌的心思，便掉向另一方面去了。他聯想到自己家裏，間間房都不乾淨，只有她那間臥室——乳

娘臥室，的確是很齊整的。他想這未婚妻的主意——微服私訪——着實有道理。能夠身臨其境，察言觀色，焉能不高髮畢露呢！一個人的人格是統一的，一個女人要是正經，她在一切男人的面前，在一切事上，都是正經的。要是不正經，不管在什麼男人的面前。在什麼事上，都是不正經的。只要研究者，一：要身臨其境，二：要察言觀色而已。就拿家裏的乳娘說，我苟善於察言觀色，何愁得不着端倪。爲什麼要將她送給爸爸看。也許他們自會裝作不識，那麼結論就要完全錯誤了。

他想到此處，覺得一切疑難都有了解決之道，他在黑暗中微微地笑着。

到了四點多鐘，電影便散場了。照翠華的意思。還要買點東西。因爲後天便是端午節。他們是要到爸爸那裏拜節，兼帶點東西去孝敬他老人家的。翠華並且要按照那天夜裏，祺昌所定的計劃，將乳娘送去給爸爸看一次，聽他們說什麼，帶看一看他們的神情。她以爲這樣處置，最不留痕跡。明爲拜節，實際是送乳娘。明爲孝敬爸爸的東西，實際將爸爸當作一個試驗品。

可是現在祺昌的心思，已和那夜不相同了。他已認送乳娘的辦法是靠不住了。他要身歷其境的察言觀

色。在他們東西買好，走向歸家之路的時節，他就想：「乳娘不是一個正經人？」

這個問題，他不敢回答的。他自己認自己，雖和乳娘同住一個屋簷下。但是既未曾身臨其境，又未曾察言觀色。

祺昌這樣的思想，比他夫人翠華的還要危險些。同住一個屋簷下，還不能算身歷其境。那他對於這個「境」字的解釋，必定是在物質之外，還有精神。他要身臨其境去察言觀色，這就是要進一步和乳娘聯絡。這是個入地獄的辦法，是很危險的。

然而這種思想，是旁觀者的思想。在祺昌他却不會作此想的。他想的是方法，怎樣去試探的方法。至於用了這方法之後，是不是會生出其他惡果，他一時顧不到。

晚間，翠華在樓上翻箱倒籠找端午節的新衣。祺昌却在燈下籌思他進行的方策。

他想這第一著應該是交談。

「自然的！交談當然不是普通的交談。」他繼續想着：「隨後呢？」他某望着檯燈。「隨後應該是冷淡她。」

他自己又作一次解釋道：「交談是進攻是擒，擒的後面應該是縱，縱應該就是冷淡了。」

在他腦中的一幅圖畫便是他第一次交談時節，乳娘笑逐顏開的。然後他又那麼一冷淡，乳娘就會追求上來了。

「可是交談的時候，萬不能有翠華在面前。一有了翠華，乳娘的意見，就因為有所顧忌而不真實了。」這些都是片面的幻想，他却想得很有味。

樓上，翠華在說話：「後天過節，我帶你到寶寶的祖父那邊去！」

「我不要去罷！」乳娘用低的聲調回答着。

「不要去，難道真的有什麼花樣！」祺昌去開了他的計劃去仔細的聽。

「去！不去，難道叫我抱寶寶去？你來了之後，他們還沒有見過你呢？」

「見我？」乳娘帶笑的回着。「他們家那麼些生人，是很難為情的。」

翠華也接着笑起來說：「寶寶就換上這件衣服。你呢！你每天的衣服，都是清潔齊整的呀！」

她們全在樓上笑着。樓下的祺昌暗想：「你去！你得見我的爸爸。不去，我就向你進攻。端陽節……：」

他對燈微笑着。「你是一個蛇精，端陽節，可就你是你顯現原形的日子了。」

五

社會上的事，理論與事實，每每是不相符合的，端陽節的那一天，祺昌夫婦帶了乳娘和寶寶到爸爸那裏去。爸爸見了乳娘，沒有一些兒表情，也沒有說話，他們都注意的看，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什麼來。倒是後母和乳娘說了好些話。翠華回來就和祺昌說，後母的那一番，完全是假惺惺。

「他對我們乳娘再好些，我們也不希奇！」

這是翠華向祺昌說的最後一句話。說完了便跑上樓去換衣服。而祺昌却想着，這一次試驗是沒有什麼結果的。自然還得再來一次。上天就像是有意意的幫助他。病魔忽然降臨在翠華的身上。

那天晚上翠華在牀上和祺昌說的話，並不是假的。

「這兩天身體不好，睡下來老是迷迷糊糊，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，而且身上時常的有熱蒸出來，尤其不好的就是常做夢。」這些都是翠華真的病情。不過那天晚上做了夢，是一句假話而已。她這樣似疾非疾的已經有了好多天。加着五月的溼風吹着，病便重起來。

她這種病，本是溼熱痰三項在那裏作祟，她生性就有點懶，再加溼痰的纏繞，便更懶起來。她房中一切不去整理，實際說起來，性情占一半，身體的不健康

，也要占一半。

她這一次病加重之後，祺昌便把她的一個哥哥找來了。她現在只有這一個哥哥，父母是遠在他方的，她哥哥叫做春華，是一個吃過洋水的醫學博士，一個娶了親而沒有什麼愛的丈夫，一個好交際好玩的朋友，一個掛了牌而老是有病人來光顧的閒空醫生。

他一看他妹妹的病，就向他妹妹說：「這是你的老毛病，就是中國醫生所說溼痰太重了些。」

他並且提倡住醫院。他第一個理由是醫院裏空氣日光好。第二個理由是按時進食。他的理由是不是正確，誰也沒有去研究。可是「住醫院」三個字，祺昌是很贊成的。贊成的理由，却不是希望翠華的病，可以好得快些，乃是憑空給了他一個機會，可以讓他去向乳娘進攻！

「你就住醫院罷！春華是個醫生，他的話不會錯。」

「住院？」翠華嘆了一口氣，她感覺到自己身體太差了些。

「那裏你是去過的，就是股月華開的月華醫院。上次你不是還說過她那裏佈置的清雅宜人麼？月華是我的同學，她會招待你很好的。」

春華說着掉頭向祺昌：「而且那裏的診費和房金

也相當便宜。」

沒有經過多少討論，翠華便被送到醫院中去了。翠華到了醫院，方向春華說：「我最不放心的，還是……」

「你那個寶寶，我知道的。你那個寶寶身體是非常健康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並且，你僱的那個乳娘，人也相當的清潔。」

「清潔，豈止是清潔。而且還可愛的。」

「不錯，我上樓的時候，走亭子間門口過，隨便的一望，可真是令我驚奇，月華醫院的房間，不如你寶寶的臥室。尤其是你那僱的乳娘，她真是容光照人，儀態萬方。」

「我本不想用她，爲的是孩子的乳水。我們到什麼地方再能找第二個像她這樣的人？」

「既然有了，何必再另外去找？那豈不是自尋麻煩？」

「不過我怕……」她稍停了一刻。「怕的是你妹夫……」

春華就倏然笑起來了。他說：「我看你有點過慮。如果我和妹夫掉一掉，那人家也許會相信，因爲我們夫婦間感情本來是不好的。像你，像祺昌，那決不會有這些事。」

「過慮固然不好，過於相信也不大好的。」

春華又笑起來道：「你把男女關係看得太隨便了些。社會上男女發生關係，並不是照理想的那般容易。你別以爲乳娘是個受雇人，祺昌可以用權威用利誘。受雇人儘多人格高尚的。要說用手段，祺昌那有那種經驗。」

春華不再說話，看她的意思，却並沒有改變。春華想想只得安慰她道：「你的病幾天就會好的，幾天的功夫，祺昌交給我，包你不會有什麼意外的。」

春華說完了，便辭別了翠華，離開月華醫院。心裏惦念着剛纔的一番話，他仍舊到祺昌家裏和祺昌談話。他所抱的宗旨，也正和祺昌一樣，叫身臨其境察言觀色，不過是適逢其會，祺昌也正在籌思做這一套把戲而已。

春華來的時候，祺昌正在客堂中悶坐着。他並不是爲翠華的病納悶，乃是想着進攻這件事頗不容易下手。

但是春華却直接了當的問他：「你的寶寶養得好，聽說你僱得了一個出色的乳娘。」

「翠華進了醫院怎麼樣？」

春華笑起來道：「你的答語並不是回我問話的。翠華進醫院，這並不是第一次，他這個病，也不是第

「一次害的。」

「她在你的面前說過我的話沒有？」

春華越發笑起來了。他說：「這話不像是你說的。我看你有些不對。」

「這完全是我的猜疑。我這兩天被她的病給悶昏了。夜間她似醒非醒的，常常鬧的我不能安眠，尤其壞的，便是她時常做夢，那夢境的零亂，叫我說也說不出。我是因為她有些不對纔弄得我有些不對。」

「她這個病，我看歸根結底還是她自家身體差了些。因為身體差，她的乳水就不足，你看寶寶在她自乳的時節，是個什麼樣子，在僵了乳娘之後，又是個什麼樣子。」

祺昌沒有回他的話，二人靜默了一刻。樓上寶寶的哭聲又起來。那哭聲之後，接着就是一曲曼妙的清歌，春華也不禁爲之神往。

「她這歌聲，不單是影響孩子，就是像我這樣大人，也受她不少的影響。」

春華一面出神說着，問道：「像這樣的歌聲，要是在一個靜靜地夜裏。祺昌……這真是虧你能在這裏坐着。要是我，如果不跑到她的房門口站着，那也一定走出去在馬路上亂走的。」

他兩眼釘住了祺昌。祺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「真的。她這歌聲，是受過訓練的，決不是普通的催眠曲。」

「誰管她有沒有受過訓練！」祺昌冷冷的答着。「你和她說過話沒有？」

祺昌不禁笑起來道：「你這話問的太神妙了，我和她該說些甚麼話？」

春華也笑起來。「真的。這是我自己有點不對。你……到底應該說些什麼話。」

「應該說些什麼話？」本是祺昌籌思了好久的。他要身歷其境，而入境之道就是說話。到底說些什麼？連祺昌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覺得春華說了他心田中的話，很注意的望着他。

春華說：「和乳娘說話本是夫人的事，我們有什麼話說呢？」

六

春華來的結果，並沒有探出什麼。但是他却把祺昌拉出去吃晚飯。在先，祺昌不肯，他却幾次用話激他出去。

祺昌是好久沒有在外邊吃飯了。在春華約他的時候，他真沒有心出去。在春華問他，是不是要和乳娘一道吃，他一時氣憤，就跟他走出來。及至到了菜館

，那一番酒綠燈紅，笙歌沸耳的光景，他覺得真是另有一種意境。

春華是個會飲酒的人，他的朋友自然大半也是一些飲酒的，其中雖也有不善於飲酒的，那也必是性情豪爽，絕不掃人酒興的人。祺昌在這一餐飯中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顧修眉小姐，修眉小姐是個畫家，她的衣服色彩和線條，也都帶些圖案意味的。尤其好的，就是她那一隻右手，舉起杯來，真有一種說不出的美麗。她有了這一隻手，再加上她那眉目如畫的容貌，口中只要隨便迸出幾個字來，遇着的人，是沒有不醉的。恰巧今晚她的目標，對着了祺昌，祺昌也就義不容辭的醉下去。

祺昌這一醉不要緊，善後的問題可就沒有人解決了。翠華在醫院中，春華也是吃的醉醺醺的，和幾位朋友大談其跳舞的問題，他雖然是言語不清的說着要照料祺昌，可是經不起大眾的反對，他們都以爲是叫一輛汽車，大家送祺昌到家就算情至義盡。在祺昌，他雖然是酒過了量，可是他心中仍相當明白的。他謝了顧修眉小姐的盛意之後，也不主張春華陪着他，他要他們到跳舞場去。對於他們叫汽車送他回去的事，他却無條件接受着。

祺昌從汽車上跳下來，打開了門，那真是別有一

番意境了。他昏迷眼中看見是那燒飯的娘姨替她開的門。他四面的看，看看乳娘究竟是否下了樓。他看了半天，並沒有看見乳娘，便連客堂也不走進，一直的上了樓。

今晚，他的胆子似乎大了許多，他走到亭子間門口，便立定了身軀，朝裏邊望着。望見乳娘正在燈下坐着，手中縫着一件紅色東西，顏色是非常鮮豔的。乳娘一看見他，就站起身來，她究竟是在笑還是沒有笑，祺昌一共也不會看出來，他只覺得這一個所在，是溫馨，甜蜜，幽靜，美麗，和那酒綠燈紅笙歌沸耳，俗不可耐的酒館，完全不同。

他自己覺得一毫不羞怯，問道：「寶寶睡了麼？你還沒有……」乳娘沒有等他說完，就回道：「睡了！」

祺昌覺得她的聲音非常優美，可是自己更找不出第二句話。他帶了一點失望的心情，走進了自己的臥室。嘴裏的酒氣和心中的熱度，不斷的噴出來。他在房中亂踱着。

樓梯上一陣輕巧的步聲，乳娘便下了樓了。說話的聲音傳到祺昌耳朵裏。

「爐子上還有開水嗎？呀！你已經睡了嗎？」
「不睡還做什麼？」

這明明是乳娘和那燒飯的娘姨的問答。祺昌聽得很清楚。

「也許少爺還要洗臉，還要喝茶呢？」

「開水不在爐子上嗎？」

祺昌的心，真透着十分的喜悅，他昏昏沉沉地想着，假使翠華在家裏，第一句話定然是：「不會喝酒還要退能喝上這些！」

她一定不容許我在房中走來走去的……她也許硬推上牀睡覺，那是怎樣一件難堪的事。他覺得乳娘這一着做得好？在理，寶寶睡了覺她就可以睡了，我沒有理由說她錯。如今，應該做事的人，反而睡覺了她可以不問的，然而她問。

「祺昌何幸，家裏有這樣的一個人！」

這層意見，好似電光一般的在腦中閃過去。他心中一樂，他大笑起來了。大笑之後，便覺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。耳中只聽得樓梯一陣響，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站在房門口。

他忽然從床上跳起來。嘴裏含糊的說：「你是顧……顧小姐，我知道的！」

他很快的執了她的手。

「我……我們再來喝一杯。」

他舉起了她的手。

「你看，你這一隻手，只要有這一隻手舉起一杯子來，我準定喝的。我醉死了，我也得喝！」

「杯子呢？杯子呢？」

他亂找杯子，結果在桌上取了一個茶杯。

「顧小姐！這一杯，你知道我是爲誰喝的，我是爲了我家一個乳娘喝的。她辛辛苦苦的照料着我的寶寶，給予他身體的糧食，那寶貴的乳水。同時……還有精神上的糧食，那……那一曲曼妙的歌聲！」

他還沒有說完，她的一隻手早就抽回去，靠着那張小桌坐下哭起來了。這一哭就把祺昌的酒哭醒了一半。他知道剛纔的一次，是全部的錯誤。他心裏急，這一急就把胃中的食物和酒吐出來了。吐過了之後，他覺得自己已經撐持不住，便倒在床上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等到他一覺醒來的時節，已經是次晨三點鐘了。他靜靜地聽了一刻，沒有一些聲息。房裏的一盞電燈，仍在那裏懶洋洋的照着。看一看地板，已經收拾乾淨。自己的身上，也有被覆着。就是這整個兒房間，也覺得比往常整齊些，這是經她手收拾過的，祺昌現在心裏的熱，已經好了許多，可是口渴得很。他打開了被起身下了床。摸了摸茶壺，還有一點溫，水瓶原是滿滿的，他倒了茶，呷了一口，覺得十分快慰。